

騙子

姓名：許美雅。言午許，美麗的美，優雅的雅。奔四在即，未婚。

美麗的美，優雅的雅；美麗又優雅。我總覺得這個名字憋屈，這是一個由三個三聲字組成的名字，真拗口。這些字也因而無法以它原本的樣子被念誦出來。「許美雅小姐」，而我聽到的是「許沒雅小姐」，有的人乾脆連姓氏都給我改了：「徐沒雅小姐」。如果叫得親暱點則是「沒雅」，像閩南語喊「妹仔！」後來「妹仔」也真的成為了我在朋友圈裡的暱稱，從二十出頭一路叫到三十好幾，妹仔年資十數載。有時候我想到這一輩子，名字中的美字都無法原音展現，就無法抑止地有點哀傷。但後來事情不一樣了，每當我揣懷著這樣詩意的哀傷之時，我就會想到少其。

「美」，他是這樣喚我的。但也不是真的訴於音聲。我和少其通訊息來的多，Line、Messenger、Instagram 小盒子……，他總是一個訊息拋丟過來：

「美～～」。美字拖兩條小尾巴，像投石靜水漾幾圈漣漪。每當這個時候我真正覺得神奇，網路通訊世界裡自成一格的文字體系如何在種種最細微之處歛灑其情自如。少其那聲拖著兩條小尾巴的美字，隔著屏幕也傳來幾分憨態可掬，親暱可愛。少其就是這樣。

很多想要的事情都在網路世界裡成真了，社群網站上由生活美照、修圖自拍建構起的美麗人生、日韓連線時尚零時差的網購物質天堂、終於得其所的名字，還有男朋友，我在網路上認識了我的男朋友少其。

有些關係從網路虛擬世界開始，像少其；但更多的關係是從實體生活走向虛擬雲端。我從來是個每過一個時期就把一整個時期的朋友丟個精光的人，社群網路的興起卻令許多過期的友誼關係有了苟延殘喘的空間，畢業後各奔東西的大學同學、社團朋友、離職的前同事，生活中再也見不到的人們，上線之後雲端再相會。後來，甚至有些日日相見的平凡日常關係，也在社群網路上才終得立體鮮活了起來，好比說我和我的同事們。

鎮日裡沉滯死靜的辦公室，在一擊一響的電腦鍵盤敲擊聲中，交織出無數個盤根錯節的訊息網絡：全員到齊正經八百的 WeChat 辦公室工作群聊、任務編組群聊，網拍團購則移師 Facebook 社團群組對話框，三五成群或是單挑上線的八卦訊息閒話家常則各自散開 Messenger、Line、Instagram 遍地開花。地上的辦公

室平靜無波；雲端上的辦公室風起雲湧。你看那廂一副撲克臉機械化公事公辦，實則忙不迭連珠炮訊息轟炸推送八卦新聞附加眉批點評冷辣諷刺非常；這廂則是笑臉盈盈和老闆熱線對談接收交辦工作使命必達，掛上電話一個轉身上線群聊黑特老闆全家。要和一個人熟絡起來總得繞點遠路，要和你鄰座的同事搭上話還得先走上雲端，真正是咫尺天涯，天涯咫尺。

而我其實並不討厭如此。實際生活中我是一個那樣貧乏、言語無味、扭捏而不自在的人，而日常對話是無間的步步進逼，總是令人緊張。還是文字好，文字令我感到安全。在社群網絡的訊息往來中，話若投機秒讀秒回，不知所云者尚且還能回敬貼圖皆大歡喜，社群網站架空出了一個斷裂又連結的奇異時空，對話者的情緒彼此搭不上邊也不打緊，不妨沉段時間，待情緒對頻再返魚雁，或乾脆不著痕跡轉移話題另闢戰場，時間差總能弭平唐突，不傷感情。在訊息網絡的世界中，我用不同的語言與不同的人溝通，我保護我的語言，而我的語言保護我，嬉笑怒罵盡作浮水光影，而我是蟄沉波底，寧靜無憂、不觸泛濫的老石。

少其是走踏水潮循溯而來的人，步步漣漪。

「怎麼認識的？」

我長得很醜！沒有關係，真的！我只是就事論事，我並不特別傷心。但你知道嗎？醜的人拍起照來更是醜啊！其實我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上的每張照片都修過圖了。有時候我看著原圖照片裡的自己，覺得陌生，那真的是我嗎？修圖前的那個自己，長得真是難看啊！我一直都知道自己並不屬於長得好看的那一類人，但是照片上的一切居然是那樣直白不諱不假修飾。捫心自問我難道不知道那些閒聲繪語嗎？怎麼可能？我知道別人是怎麼說我的，我也並非有意佯裝無知，老實說，我只是渴望一切做得自然些。那個時候有甚麼新出來的修圖 app 基本上我都試過了，有時我走近辦公室裡那些年輕女孩們輕盈聚攏而起的閒聊小圈圈，我站在一旁，默默地聽著、注視著、微笑著，然後在適當的時機拋出一兩句輕盈的話語，我走進她們粼粼映彩的透明泡泡，小心地做到輕巧而不著痕跡，美麗的她們親切又多禮，有時她們把我一同拉進她們的相機取景框中，歡樂自拍友情認證。這些年輕女孩們總有最新最熱門的流行趨勢與修圖軟體資訊情報，而在這些親暱示好的交流分享中，我竟誤讀出幾分真心接納與真實友誼的可能性，誤以為我也能擁有那樣少女的笨拙可愛、無畏自在。然後她們也向我走來了，她們說：「美雅姐～超正的！」「美雅姐到底怎麼保養的？完全凍齡耶！」「美雅姐的衣服

都好好看好有氣質喔！」在我 Instagram 中一張張的修圖自拍照下，留言甜膩如潮。

後來發生了那樣的事，我開始念茲在茲提醒自己，我早已不再少女，更從未笨拙可愛、從未率真自在過，我只是尷尬，令自己尷尬，也令其他人尷尬。那張照片是用修圖軟體修過的，修尖的瓜子臉下巴線條、放大的雙眼、少女膨的臉頰、瓷白透粉的蘋果肌。終究是太過了吧？她留言說：「哇！美雅姐，這也太照騙！哈哈！」留言通知跳出來，我一時傻住，怔怔望著手機動彈不得，從背脊深處湧漫出寒潮。其他人怎麼說？我等著，我等著，好半天再也沒有其他留言跳出，那是觸及心照不宣禁忌密語的不可說之言，眾人因而沉默迴避。

我刪去照片、刪掉貼文。我徹頭徹尾失敗。從前在其他人的貼文下我不是沒看過這種留言，親暱輕睨不過一線之隔，她是有意吐槽拉近距離以示友好卻錯估情勢，抑或是冷眼旁觀久已不耐有意戳破？一個貨真價實的可愛少女總能巧笑倩兮或嬌嗔或微慍，自娛娛人自嘲嘲他歡樂回應，自信無敵，何需介懷？但我只是失語，只因那留言直揭了真實，而我是假的。

「平常都怎麼聯繫？」

刪掉照片，關掉帳號，我從 Instagram 撤退，還諸一派青春少年少女天堂樂園淨土。但那想要被看見、像要確認自己存在的慾望愈發強烈。你知道嗎？有時候早上起來，化好妝、穿上好看的鞋帽衣群配件首飾，我總會忍不住想，真的有人在意過嗎？如果我所汲汲營營並且自滿的這一切，從來都沒入過誰的眼，那我還算是真正存在過嗎？我不是要博取讚數，我不是會在意那些事的那種人，我就只是渴望將那些時刻在雲端凝結定格，讓那些窺視與被窺視的慾望交織成存在的顯影。

後來我開始在 Facebook 發文，主要是些影評、劇評，或者是讀了書的一些想法，有時候也轉貼一些新聞表達些意見。都不是甚麼認真的東西，就是隨便寫寫而已，但回到那一字一詞一句砌起的小小文字堡壘之後，我突然再次擁有了那種確信感。然後，少其來了。

一開始那感覺是混雜著驚喜和恐懼的，看著那成列的按讚通知跳了出來。

「實際見過面嗎？」

那驚喜的感覺或許就像是，你孤芳自賞的一方小天地，居然有人來了，並且佇足凝視；而那恐懼的感覺則是，我真不知道少其會怎麼想我？那個實際的我。

少其和我不一樣，視訊時他一樣好看，應該說，比他社群網站上使用的大頭貼來的更加好看，那樣清朗、那樣明亮。我不知道少其怎麼看我，他從來沒有說過我的長相。第一次視訊的時候，他先傳來了視訊畫面，央著我也開啟攝影機鏡頭，然後終於見了面。

他說：「終於見到妳了！好開心！」少其笑得那麼靦腆，那麼好。

有時候走在熙來攘往的人群中，我會突然想到，那就像是在茫茫人海之中，彼此認出了秘密暗號，有人終能望進妳更深邃的那一部份，在妳無盡的平凡之中看出了光芒。我把這些想法告訴少其，用 Messenger 訊息。少其說：「妳真傻。」

我真傻。我想，我和少其通的這些訊息，只要攤在別的時空一定非常尷尬。話語是依傍著年齡的，可有些話形於文字，傳於雲端，即使是不合時宜的一切也可親可喜了幾分，在社群網路中，我好像完整了起來，我珍惜著這些秘密訊息如同珍藏起一部分丟失的自己，不足為外人道亦不宜為外人道。我知道我已經不再年輕，有些言語舉動都該收斂，否則只是招人討厭。就像二十歲出頭的時候，爸爸問我交男朋友沒，我那時尚且還有撒嬌、幽自己一默的餘裕，還能說：「哎呀！就沒人追我啊！」如今在各路的探問及過份關心之下，我就只是沉默了下去。爸爸說：「妳這樣是一種逃避，妳為甚麼不走出去交交朋友，談談戀愛？」有一次我真的是忍不住，我說：「你怎麼知道我不會？」爸爸居然是那樣驚喜，他說：「真的啊？」而我心裡扎扎实實揪了一下。那不算騙，我沒說我有。何況後來，我真的遇到了少其。

「難道都沒有感覺到嗎？」

有時候我也會想，這算是嗎？這算是愛嗎？仔細回想起來，我和少其都沒有說過。少其只是問我，喜歡的作家、喜歡的書、喜歡的詩、喜歡的歌，然後他告訴我所有他年少時期的憂鬱孤獨與不安，他給我看那些青澀年歲寫過的文字，而那些文字如何成為了黯沌時期的一線微光之索，他笑說如今看來一切是如此令人難為情，他在訊息中那樣說：「美～～我現在，就像是赤裸裸地站在你的面前喔！」但少其說起這些的時候，那樣自在、愉快又灑脫，他是不羈一絲渣滓的人啊！無辜的自信是剔透的冰晶折射萬千流光溢彩。我捧著那一手冰晶，就忍不住屏息，

戰戰兢兢的，比那易碎的一手晶瑩更加脆弱！但我還是忍不住走向前，去貼近、去傾付，任體膚都消融其中，曉嚐冰的滋味與灼灼炙焰其實無異。

你知道，問一個人喜歡甚麼音樂、喜歡何種電影、喜歡哪種書籍、喜歡哪位作家、喜歡讀甚麼詩，無疑是當代最含蓄的愛意表白。那潛台詞是：凡你的所見之風景，我亦渴望追隨。

現代人不說喜歡、不說愛，說愛太俗氣。

現代人就是擁有一種科技文明世代的市儈狡黠，精通於數位訊息魚雁之間偷渡暗捎幾縷幽微難辨的隱喻暗諭雙關象徵，輔以 emoji 表情符號顏文字貼圖修飾潤色，現在，人人皆是社群軟體上的修辭學翹楚。

當然，稍微見多識廣了以後，面對社群網路社交戰場上的魅幻迷離之瘴，你很快就能看穿那虛浮文字之後的一切事物本質，你知道誰是虛與委蛇，你也知道誰真值得交託真心。而少其寫給我的那些訊息、那些言語字句，無不直擊核心。他透視所有表象之下的一切，他指認出一切物質之外的存在，他看見了我。而我看著少其那些果敢地向我袒露的極其脆弱的那部分，我立刻就明白了，那無異於一種歃血為盟式的、愛的證言的秘密交換。所以我告訴少其：

「現在，我也是赤裸裸地站在你面前了喔！」

我不希望有人誤會了，我並不是那種已屆熟齡卻仍緬於幻想、揣懷萬千少女心事、令人討厭的、可悲的女人，並不是那樣的。只是對於那些我從未說出口的、隱蔽於文字形體之外的一切，居然有人走來，讀唸了出來，一字不差。那感覺真是近乎心碎。

然後從他的音聲當中，我終得窺見了萬事萬物的本質並相信其存在。現在，我們拋棄一切禁忌的繫縛與縹杳的傳說，伸手指月！而我們目光所聚之處將不再是那野蠻的指頭，我們終能見月！

月光灑下，萬事萬物明亮起來。閃閃發光。

「最近一次連絡是甚麼時候？」

所以，你要如何定義實際？你要如何定義真實？

說個故事，我最近離職了。離職這事在我工作這幾年放心底想過多少次，可真的實行起來，竟是如此容易而平淡，絲毫不生波瀾。離職申請送了出去，過一陣子部門的主管把我叫去他座位那邊談。談話的主題就是我離職的事，可開場白卻總是繞著邊際打，言不及義。而我主管，我也不懂為甚麼？似乎總渴望要施捨我些同情或者不捨，當然這也不是甚麼問題，我主管畢竟只是個男人，好好地接受他所施予的那些慈悲便是我能給他的最大慈悲。問題是在於坐主管前面的那個女同事。你知道那種辦公室格局吧？各自為營的一張張小辦公桌，樹立著有點隱私又沒什麼隱私的矮隔板。當我站在主管的座位旁沐浴著他的慈悲時，前面坐著的女同事在幹甚麼事我可說是看得一清二楚。

她在看網拍。

當然，大的那個電腦螢幕是開著工作報表的，可掖在身邊的手機，鬆散悠閒地開展著網拍衣服商品頁面。逛網拍算是十分私密的事吧！我看著女同事滑著一張張穿搭照，滑著屏幕的手指頭，時快時慢，那些慢下來的時候、那些細細地檢視著照片的時候，我們看著圖片中五官精緻、身材姣好的模特兒，想像著穿上了同樣衣著的自己，許或也能與之共享一份同等的美麗。那是多麼赤誠而袒露的慾望啊！

但那是假貨。我網拍買得多，女同事看的那家網拍我也買過，踩了雷以後上網查評價，才知道那些漂亮的穿搭照都是盜圖，與實不符。那時候主管在旁邊說甚麼我也聽不進去了，心底就是暗暗地焦急，就擔心同事下了單被騙了。可我能說甚麼呢？我就只能在後頭看著、一直看著。突然，那女同事像是想確認甚麼似的，猛地回了頭。我們對上了眼。然後，她回身，摀黑手機屏幕，開始往工作報表上輸數字，一如甚麼都沒發生過一樣。

那真是神奇的一刻啊！

「妳還有甚麼想說的嗎？」

所以我就想，回家吧！那就回家吧！

清晨，門外傳入的沉沉梵誦，隱約低迴，逡巡於房間之中。

我伸手抓床頭櫃上的手機，滑開螢幕鎖。六點十五分，沒有訊息通知。

我翻身躺回床上。

回家已經一週，每天早上我依然在一樣的時間醒來。意識的甦醒始自聽覺，始自媽媽晨起做早課時的聲聲佛號之中，每當那個時候我才再次意識到是啊！我已經回家了啊！

真是奇妙，早晨半夢半醒的時刻，我時常困惑我是誰？我在哪裡？在城市裡的那個小小租屋處中，陽光照不進來，整個城市繁忙的聲音關在窗外，早上摠停鬧鐘後，我總是繼續躺在床上，花很長的時間看著那壁癌斑駁的天花板，想著，我真正存在嗎？

絕對的、全然的一個人的時候，存在是成立的嗎？

少其總在一早醒來時給我發訊息。每天，我期待著手機短促的低鳴震動，一聲，兩聲，三聲。

他說早安。他說昨夜做了個夢，香香的。他說他在的那個城市裡太陽那樣精神那樣暖。他說想念。

他對我說，對我。

我看著天花板，聽著。媽媽的念佛聲節奏謹然。古老遙遠的經典文白夾雜、音譯意譯參半。陌生的語言、陌生的音聲，迂迴難解的經文之中藏覆無盡深邃密意。媽媽是什麼時候成為了這樣虔誠的信仰者呢？現在，媽媽起於朝陽之前，在清晨時分，決心把一世的幸福交託於一字一句陌生的語言之中。

媽媽和佛菩薩的晨光對話終結於三拜五體投地的大禮拜。我聽見媽媽的身軀往拜墊伏下時發出唸、唸、唸的聲音，一聲，兩聲，三聲。我聽見媽媽起身，腳步聲由遠而近傳來，媽媽打開房門。

「起來，去市場。」媽媽對我說。

媽媽一路上沒有說話，沒有對我說話。

我跟在媽媽身後，看母親熟稔地講價、撿貨、付錢採買或者決定不買，偶爾穿插與幾位熟識攤商間的簡單寒暄。行禮如儀。我在媽媽所建立起的個人日常秩序之外，亦步亦趨追趕。

在街邊的豆腐店裡，光線蒙黯，冷濕陰涼。店鋪之外的吵雜市聲，有種朦朧恍惚的遙遠感，母親低頭看一列藍色塑膠箱裡的豆皮豆腐豆干豆包，空氣沉沉的，我彷彿聽得見母親輕淡而拘謹的鼻息聲。好安靜。

「警察那邊有打來家裡。」

媽媽用撿青菜選蘿蔔的家常語氣說，但仍舊因為方才的一路靜默而顯得唐突。

「我已經去過了。」

「他們說連絡不到妳。」

「我不是沒說！他們只聽他們想聽的說法。」

「過去就算了，事情都已經發生了也沒辦法。」

母親隨手抓起幾包塑膠袋裝豆漿，掂了掂重量，又放了回去。

媽媽沒有看我。

「可是妳不要害別人也像妳一樣。」

「什麼叫像我一樣？」

媽媽撿了兩塊豆腐，要老闆結算。

「什麼叫像我一樣？」

「什麼叫害別人也像我一樣？」

「像我一樣是怎樣？」

「到底是怎樣？怎樣啊？！」

老闆往我這邊一瞟，對上了眼，隨即又迅速地收回他的眼神，親切又溫柔地將豆腐放進母親的購物袋裡。

母親轉身走出店鋪，走入街市喧囂的人群之中。

我追了上去。

「我不知道別人是怎樣，但我的情況都是真的！都是真的啊！錢他會還！他說他會！就算不還又怎樣？不還又關妳什麼事？關其他人什麼事？我想給的！就是我想給的！那是我的錢！」

媽媽沒有回頭。

媽媽妳有聽到嗎？妳有聽到嗎？妳到底有沒有聽到？

日頭不知何時已悄悄爬上穹頂中心，天氣異常燠熱，沿路兩旁小販的帆布頂蓋綿延成兩道無盡長影，路的中央，帆布頂蓋不及遮蔭之處，豔陽爆烈直擊，劈砍出一道炙焰火途，人群下意識地往道路兩側的陰影下擠，唯有一位僧人托鉢行於道中，從遠處緩緩走來。陽焰沉沉壓伏在僧人身上，毫不慈悲，將僧人一身不合季度的厚重僧袍壓得更是厚重。

媽媽突然停下了腳步。

她拿出錢包，掏出好幾張百元鈔，往我手中塞。

「妳去供養法師。」

我推了回去。

「妳為甚麼不自己去？」

「快點去！」

「幹嘛？妳自己去就好了啊！幹嘛這樣沒事找事？」

「供養三寶，給妳積福德。」

「那很多都是騙錢的！他衣服很奇怪。」

「妳不要亂說！不管怎樣，妳供養的心是真的，造業就是真的。」

「要去妳自己去！妳自己去！」

媽媽靜默了下來，她看著我，定定地、恨恨地看著我，我撇過頭，恐懼霎時襲來。我沒看媽媽哭過。我垂眼看見媽媽將手中的幾張百元鈔死死地緊捏成瑟縮的一握紙捲，手背上蜿蜒的青筋因過度用力而浮凸爆起，一種瀕臨崩潰邊緣巍巍顫顫的自抑自持。

「妳就是這樣！都是過去造孽！現在業都已經感果了，妳這樣下去誰能救妳？妳要誰救妳？」

沒有聲音，這個世界現在死靜無語，就連語言也不落聲音。

人潮漫來，幾個人碰撞上小小的母親，沒有聲音；更多人碰撞上更小更小的我，沒有聲音。

我搶過母親手中的錢，疾疾走向僧人。我把那捲百元鈔擲入鉢中，那僧人緩慢地彎下腰，向我禮敬。

那樣莊嚴。

我站在僧人面前，動不了，我沒辦法回過頭去看身後的媽媽。

「願汝所願悉能成辦，圓滿究竟離苦得樂。」

我終究是哭了出來，我繞過僧人，直直地向前走去，走進更深的人群之中，直到陌生的臉孔、陌生的店家、陌生的街道完完全全地將我擁護懷抱起來，我依舊沒停下腳步。我再也不敢回頭。

諸佛菩薩，我親愛的媽媽所仰望著的諸佛菩薩們啊！祢們看見了嗎？祢們看見了我的真心了嗎？現在，我與祢們，我與母親，我們或許終能在這件事上不再爭吵、不再各執歧意。

其心為真，怎能算騙？